

# 語絲

第五卷，第四八期

## 革命十年間蘇俄的詩的輪廓

黑田辰男作  
楊騷譯

### 一，蘇俄的普羅列塔里亞詩

在文學的諸形式之中，詩是最單純的形式。由十月革命而進出於社會第一線的普羅列塔里亞特，在文學的領域內，先求表現形式於詩，是自然的現象。而且他們所要說明要表白的內容，盛在詩的這個容器中是最適當的；因為那些內容與其用說明來表現，不若用叫喚來表白確切。革命後產生出來的普羅列塔里亞詩人及普羅列塔里亞詩，數量非常多，恰如雨後的春筍，完全把俄國的詩壇遮蓋了。普羅列塔里亞文學，不在散文的領域，而先在詩的領域內，獲得支配權了。事實上，我們一看革命後的蘇俄的詩壇之時，便曉得在那兒，普羅列塔里亞詩以外的詩，已經離開了詩的主流，而多成爲傍系底存在，且質量都在減少低下。其中只有未來派詩人的一派「列夫」，以天才底詩人馬耶科夫斯基爲中心，保持着比較底可觀的

(1015)

勢力而已；然而他們不久也就漸漸從智識階級底觀念形態，轉向於普羅列塔里亞底觀念形態了。

看這些事實，蘇俄的詩，就說牠是普羅列塔里亞詩，也不會有大誤謬的罷。現在我們爲着要說明蘇俄的詩的輪廓，將具體底地據着這些詩人及詩作品，以觀察這十年間的普羅列塔里亞詩的成長發達的過程。

二，地密揚·麥德奴威的傳記及其詩作

在蘇俄普羅列塔里亞（以下簡稱普羅）詩人之中，最早露出頭角來，而且最多得到勞動者的讀者的，是地密揚·麥德奴威這個人。據說在蘇俄的勞動者中，無論那一個，最少也曉得他的詩一篇的，他被稱爲『最初的普羅詩人』，實在名副其實。

他以單純的形式，單純的文章，來作諷刺底寓言詩。他的形式方面追隨有名的寓言詩人克魯伊羅夫之後，大衆性和涅克拉蘇夫有相通之處。而在他的語言及內容的單純而且易解之點，則沒有誰能爲和他比較。只要粗懂文章的勞動者，便能夠理解他的詩。而且他的詩，有教訓勞動者，激發勞動者，煽動勞動者的力量。將他的詩，認爲列甯·幾諾威夫等普羅列塔

里亞的指導者的論文的最優秀的藝術底註解，雖不能說是完全正當的見解，然而從他的這一點說起來，是可以令人首肯的罷。種種的許多的勞動者，由他的詩而受感激，而受教訓，而普羅列塔里亞底地尖銳化起來的實例，蘇斯諾夫斯基在他的論文中舉出了許多許多。麥德奴威的詩的這樣力量，到底潛在何處呢？要之，是潛在他的詩的單純和平明之中。詩的單純和平明，有時是最低級的東西，有時也可以為最高價值的東西。能夠以單純和平明來表現最高價值的東西，並不是凡庸詩人所能做到的。要修得這樣的技倆，在詩底天分之外，還須有對於辭句不倦的修練，和有勇氣。剝去詩的神祕底粉飾，不把詩看為美的神，而當她為單純的少女的真理而表現，實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單純地，明瞭地，明確地說：這是意味着把握到應該表示與讀者的東西，就是把持着確固的內容的。把握不着這個內容的詩人，或是這個內容很貧弱的詩人，常常是徒以言語的粉飾為能事，而想把辭藻來遮飾內容的薄弱。

麥德奴威在一八八三年，生於亞歷山特羅斯加耶縣赫爾遜斯基郡古保夫科村的一個半農半勞動者的家庭。父親在市內的工廠作工，母親在古保夫科的農村生活。他的幼年時代在這個農村過活了。十三歲入陸軍幼年學校，畢業後，從十九歲至二十一歲之間，在愛里雜麥特格拉服軍務。到一九〇四年，入彼得堡大學的歷史言語科。

他最初發表詩作的，是在一九〇九年的『俄國之富』的一月號上，用着伯里圖羅夫的姓。從一九一〇年起，他便在雜誌『星』的上面，以地密揚，麥德奴威的筆名，開始發表寓言詩。從一九一二年，他則在『現代世界』上繼續地發表這樣諷刺底的寓言詩。在革命年間（一七——一九年）他的詩集已刊行不少。至一九二三年，他的大冊的作品集由『鱒』社出版，這個作品是集錄從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他的作品的全部。至一九二三年，一部批判他的藝術的書，即法圖夫教授的『地密揚，麥德奴威論』，由『少年親衛隊』社出版了。

從這個很短的略傳，我們可以曉得他的出身是農村人，他的教養是智識階級人。但是他的普羅列塔里亞底突進，不讓他單單作一個農村詩人或智識階級人。他有像鋼鐵似的普羅列塔里亞意志，同時有極好的俄國語的詩底把握，這是使他成爲一個最優秀的大衆底的普羅列塔里亞的革命詩人的原因。

### 三，據着彼得羅格勒的普羅教化部的『世界主義者』詩人的一羣

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後，許多詩人，和普羅列塔里亞的勝利同時，從普羅列塔里亞階級中輩出了。他們大都是在各地的普羅列塔里亞教化部（proletcult）的機關誌或報紙上，發表

他們的詩作的。

革命爆發後的普羅列塔里亞的一般底霧圍氣，即激烈的革命底熱幕，革命底浪漫主義乃至英雄主義的反映，從這一般普羅列塔里亞的新詩人的詩作，很明瞭地表現出來了。一讀這個時代的普羅詩人的詩，我們便可以明白這時候的普羅列塔里亞的社會底空氣和生活感情是怎樣的。從一九一七年至二一年這個時期，在蘇俄普羅列塔里亞詩的歷史上，因這時代的詩的性質內容，被稱為革命底浪漫主義的時代，又因這些詩人都是盤據在普羅列塔里亞教化部的，所以也稱為普羅列塔里亞教化部的時代。

在這各地方的普羅列塔里亞教化部之中，輩出着最優秀的詩人的，是彼得羅格勒的普羅列塔里亞教化部；站在這時代的詩壇的第一線的普羅詩人，都是以彼得羅格勒的普羅教化部為中心而集攏着的詩人。沙莫勃威尼克（本名馬西羅夫），伊里亞·沙朵毀厄夫，額斯契約夫，破莫爾斯基，克萊斯基，麥爾尼科夫，路易巴茲基，亞爾斯基等便是，後來又有一羣的青年詩人（馬仁，蜜尼夫，盤毀羅夫，奧克設諾夫，厄斯尼那等）參加進來了。

他們發行機關紙『未來』，在這機關紙上發表詩作。至一九二一年，他們奉着沙圖毀厄夫所提唱的世界主義，自稱為『世界主義者』而顯現了。所謂世界主義，便是沙圖毀厄夫的詩集

(1019)

『力學詩』中的詩篇『寄宇宙』，『全世界的同志』等所表現的抽象底的浪漫底的國際主義。然而他們不能夠把這個世界主義開展下去。革命的主調和時代急激地轉變了。以抽象底革命的讚美和宇宙底規模，以高聲激昂的調子來歌唱的普羅列塔里亞詩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非在着實的乾燥的日常生活之中歌唱革命不可了。這個轉機完全是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所招來的蘇俄社會革命的道程的對於詩的反映，——到這個時機，世界主義者的他們，便專心於詩底技巧的修練，研究普希金等的俄國的詩的古典，立腳在歷史底現實之上，而總要爲着普羅列塔里亞特，掘到新的力的源泉了——在『文學週報』的二十四號上，他們這樣地宣言着：

「從世界主義到現實性，從空想底要素到個人底社會底要素的最大的表現的最偉大的象徵的普希金——這是我們今後的道程。若不把握着普希金底的要素，我們畢竟是無力的；我們要容受他的要素，而使融合在自己的創造之中，那時我們的詩，才得成爲生活的偉大的刺戟，才不至於止跑在抽象底的世界主義的旗幟之下，而會跑到生的人間性的旗幟之下去的。」

然而這宣言終是止於計畫，不見到具體的實現。其間這一羣的詩人便解體下去，繼着他們之後而起的莫斯科的普羅詩人的結社『鐵廠』，承着這個計畫而立，但依然不得成就，直至『十月』時代，才看到實現的。

從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至一九二一、二二年這個期間的普羅列塔里亞詩，是始終於這個普羅教化部的抽象底的革命讚美的。

四，關於額斯契約夫，沙莫勃威特克，破莫爾斯基等的傳記及詩作

在這「世界主義者」的一羣之中，創作了最有特異的獨創性的詩的詩人，是額斯契約夫。他的詩集『勞動者的打擊的詩』（一九一八），多是集着以散文寫出來的詩，但可以說是很能夠透徹於工廠的精神的優秀的表現。『我們從鐵之中生長』一篇，是這個詩集有名的序詩，完全是工廠的精神的具現，是融合於機械和鋼鐵的普羅列塔里亞魂的具現。『我們要勝利的』額斯契約夫以這一句結束此詩。還不單是煽動的確信，而是普羅列塔里亞特的必然的發展的生活底結末，鋼鐵的生長的當然的結果。機械，在他看起來，不單是物體，而是勞動者的集團底精神的凝結物。而這個集團底精神，是生存在勞動生產的一切部分之中，激發普羅列塔里亞的勇氣，引導普羅列塔里亞勝利的。機械的發達和勝利，便是意味着普羅列塔里亞的發達和勝利。

( 1021 )

像這樣對於機械和鋼鐵的特種的愛——機械和鋼鐵是普羅列塔里亞魂的象徵，其中有着

普羅列塔里亞魂的搖籃這樣的信仰——是額斯契約夫的詩的根本思想。而這個根本思想，就是使他成爲一個有着異常的肉搏力的普羅詩人的重大的要素。

他的詩被稱爲傑作的，是『比言語強的東西』，『鋼鐵的脈搏』，『軌道』，『我們到達了』，『門』等篇；這幾篇都是有着獨特的強力的『鋼鐵似的』詩，能夠使勞動者讀了感激，又對於許多詩人，能夠給與新的創造的刺戟。

然而有着這樣獨特的內容的他的詩，在表現形式上，也還未能夠說是達到完成之境似的，他所喜用的散文詩形，使人想起那個人道主義詩人的費特曼 (M. Fetman)。那還不明瞭地成爲『自己的東西』，而且也未完全地適合於普羅列塔里亞——這是批評家卡里甯評他的詩所說的話。(普羅列塔里亞批評之道與額斯契約夫的『勞動者的打擊的詩』——普羅列塔里亞文藝化』一九一九年第四號)。雖然，無論如何，他在這個時代的普羅詩人之中，是站在優秀的位置的獨特的詩人，而他的詩，是普羅文學的重要的礎石之一，是不能夠疑議的。

以沙莫勃威特尼克的筆名，更爲人所曉得的詩人亞歷舍·伊瓦諾威支·馬西羅夫，也是這個時代的最優秀的詩人之一。他在詩集『在赤旗之下』之中，敏感地豫感着，確信着將來的普羅列塔里亞的勝利，喚起反叛和革命，指示勞動者到必來的『自由的生活的光明的殿堂』之



道，激成他們爲要跑此道的鬥爭，教他們組織。「勇敢地向前方去！」他這樣喚着。而他沒有布爾喬亞詩人常常要用似的詩底粉飾，很單純明確地描畫着普羅列塔里亞的世界，「大光明的世界」，「光明的生活的自由的殿堂」。

他在一八八六年，生於彼得堡的下級勞動者的家庭，因家庭的貧困，從十歲的時候起，便當金屬工場的一個小學徒去勞動。在這個極苦的工場生活之中，他的詩底天分，和重壓對抗着成長起來。他在當時才抬起頭來的勞動者的革命運動上，發見了從這個重壓的生活逃出來的活路。一九〇三年，他和進步的青年勞動者結合起來，參加黨的工作，幫助着祕密出版的組織。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他，是一回爲着更強的鬥爭的好洗禮。從此以後，他一面轉轉於各工廠之間，一面努力於革命運動的組織。從一九〇八年至九年的反動期之間，他一時中止勞動運動，就學於里哥斯基人民學校，在這兒他開始詩作的嘗試。一四年他站在勞動運動的第一線勇敢地活動了，但終於在一九一六年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至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勝利，他才得回來，以後便專以一個普羅詩人在繼續活動着。

但他本來不單是個詩人。如這個略傳所述，他是最勇敢的普羅列塔里亞鬥士的一人。雖他的詩，離形式底完成性還是遠，但依然能夠強烈地打動讀者大眾的心，恐怕是由他的實生

活所得來的力量罷。

最後，舉出透澈於革命底熱狂，以激昂的調子作詩的反叛的詩人亞歷山大·破莫爾斯基來罷。他在一八九一年，生於以猶太小說的作家知名的勃爾讓斯基之家，就學於中等學校，後來參加於革命運動，爲俄國共產黨員，在烏克蘭那，高加索等地和白軍打仗，遍歷了俄羅斯全國。後來，和沙莫勃威特尼克同學於彼得堡的里哥斯基人民學校，加入文學團體，從一九〇八年開始作詩。在一九一六年出第一詩集『鬥爭與悲哀的普羅列塔里亞的歌』，一九一九年出了『反亂的花』。他的詩的特徵，是在革命底情緒的剛強和昂奮。這在選入詩選中的『勞動者的歌手』等，很可以看得出。然而同樣地，他在表現形式的方面，也是太過粗笨朴訥了。這個詩底技巧的不備，決定地阻害着他的詩底天分的成長。

這些詩人之外，屬於這一羣的詩人的，在詩選中還選着沙朵毀厄夫，亞爾斯基兩人，他們的詩和前述的三人，有着很多共通的雰圍氣，從他們的詩篇可以即刻看得出。

#### 五，鐵廠的形式，及其詩

一九二〇年五月，全俄的普羅作家會議開幕，結果創設了莫斯科普羅作家聯盟(MAP)，

創刊聯盟的機關誌『鐵廠』。基里羅夫，格拉西莫夫，奧勃拉圖威夫，亞歷山托羅夫斯基，斐立勃淺科，沙尼科夫，卡真，馬卡羅夫，破列達厄夫等，新的有才能的詩人，據這個雜誌，開始發表詩作。從這個時期至一九二三年結社『十月』的成立之間，被稱為『鐵廠時代』，蘇俄的詩壇，在這個期間內，呈着被這『鐵廠』的詩人們所盡占領了之觀似的。

『鐵廠』形式的時期，和蘇俄社會的新經濟政策的布告（一九二二年三月布告）的時期，差不多是同時開始的這個事情，是我們所不能夠忽視的。新經濟政策，是由普羅列塔里亞革命太左傾太走於革命底熱狂了的蘇俄政治經濟的政策的事實主義底轉換。就是蘇俄的社會，現在已經由抽象底快樂的革命底熱狂的陶醉中醒轉來，而跑到非開始建設，組織堅實的現實生活不可的時期了。

這個社會底霧圍氣。不待說在新經濟政策布告以前就開始發酵了的。這個，在詩的領域內，也顯現着尖銳的反映。浪漫底地歌唱着抽象底革命讚美的世界主義者的詩人們，開始失掉歌唱之力，在這兒臨着新的危機。而這個『鐵廠』，也非臨着這個危機不可了。

由是，『鐵廠』在普羅列塔里亞詩的技巧底形式底修練之中，發見了新的普羅列塔里亞詩的道路。又在內容之點，則想從一般日常的現實生活之中，從革命的具體底的事象之中，找

( 1029 )

出革命的意義。

『鐵廠』的詩人們，在詩形的完成之點，得遠凌駕着先行的普羅詩人們了。然而要在平凡單調的日常生活之中，探求革命底意義，比在革命底熱狂之中，以浪漫底感激來抽象地歌咏革命，是困難很多的事。這些詩人，內心依然蘊藏着革命的興奮，依然在非表白浪漫底的熱狂不可的狀態中，而却要適應着新社會的新容，非歌咏那完全別個的，不在自己的心中的事物不可。在這兒便有隱藏不了的矛盾，有詩人的慘痛的苦惱，有深的失望和疲勞的顏色了。這個事態，成爲阻礙『鐵廠』一派的新步程的發展，只止於若干的形式底完成的原因。這樣，『鐵廠』一派漸失了他們的社會底內容而沒落，不久年少氣銳的普羅詩人的結社『十月』便繼着而現出來了。

#### 六，『鐵廠』的詩——牠的工廠，集團主義，『鐵廠』的沒落

詩的世界從抽象底的革命讚美移向具體底的現實去了。爲『鐵廠』的詩的第一個主要的題材的，是費勞動者最多的時間的工廠。

許多的『鐵廠』的詩人們，開始忠實地描寫工廠，和在工廠內的勞動者的生活的實景了。

額拉西莫夫的「豎坑」，卡真的「天國的工廠」等，可以當做代表底創作之例看。然而，這個敘事底的工廠的描寫。不久便移而存在工廠裏的勞動者的勞動，思想，感情等的表白了。

像這樣地，工廠成爲「鐵廠」的許多詩人的詩的主題，可是這樣被歌咏着被描寫着的工廠，因各詩人的個性和資性，色彩多少各有不同。例如在浪漫主義者的額拉西莫夫，工廠有被幻想底的色彩飾着之觀，是普羅列塔里亞特的愉快的樂園，在那兒，他「在被黑烟埋着的室中，鍛着鐵的花」而樂，在基里科夫，則工廠就是「通必來的未來的光明的普羅列塔里亞王國之門」，他的工廠之歌，令人感到就是「必來的黃金時代之歌」的先驅。

從描寫工廠，歌咏在工廠裏的勞動者的生活，不久便轉而至於把握着，歌讀着君臨於工廠生活之中的普羅列塔里亞的精神了。而這個精神就是集團主義；他們這樣認識着；那是排斥一切布爾喬亞底個人主義，而要突進融合爲一個統一體的集團的精神。像批評家柯根所規定着似地，若說工廠是「鐵廠」的詩的第一主題，那麼集團主義便是牠的第二主題。在那兒，在前代的象徵主義詩人（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的詩篇中，所常常要反覆着而顯現出來的華麗的「我」這個語言，差不多連影兒都沒有看見，而代着「我們」這個語言可以隨處看得到罷。詩人已經不是一個人在獨唱的了。歌，是和同志和集團共唱着的。這，只要看到許多詩是怎樣

( 1028 )

地有着表示集團的題名，(如『把自己獻給集團』，『普羅列塔里亞特』)意味着集團的語言(如『羣集』、『大眾』、『大隊』、『隊列』、『勞動者軍』等)是怎樣地佈滿着詩中的隨處，便可以首肯的罷。

和這個集團主義關聯着，使『鐵廠』的詩有特色的一個性質，是根據唯物底世界觀的唯物主義。他們在人生中現實上，不認有何等的神祕底超現實底現象或力；他們相信唯一的真實的科學，蔑視與此相對敵的宗教而神祕主義。他們很曉得宗教對於普羅列塔里亞是一種阿片劑。約給在地上喘息於苦難中的普羅列塔里亞的天國的薔薇，不過只是使普羅列塔里亞的鬥爭力麻醉，使他們陷入甜蜜的夢中去的東西罷了。這樣，破壞一切既成的神，神祕，宗教，普羅列塔里亞創造了新的神，就是以科學之力武裝了的『人類』。而天國，便是存在這個地上的普羅列塔里亞國家蘇維埃。

在『鐵廠』之中醞釀而擴大下去的如前述的不安的霧圍氣，漸使『鐵廠』趨向於急運與沒落了。到一九二三年，『鐵廠』臨着這個危機，因要重新改建而再生，在『普拉烏達紙』上發表了宣言。這個宣言共有十九條，在其中，『鐵廠』斷然宣布着立脚於共產主義，課自己以創造普羅列塔里亞自己的樣式為第一的職務。然而這個宣言雖多是理論底綱領，但不是不能夠使『鐵廠』的詩人們蘇生。他們不能夠把『立脚在共產主義的階級直接的且現』的詩，在實際上

表示出來。由是，和前述的宣言的發表同時，失掉了因絕望於這新容而脫退結社的額拉西莫夫，基里科夫，亞歷山托羅夫斯基等的中心詩人，「鐵廠」便失其社會底乃至詩壇底勢力，終於解體沒落起來了。而「鐵廠」所希求而不得遂行的「立脚在共產主義的階級直接的具現」，便讓給繼着他們而起的少壯詩人的一羣「十月」了。

屬於「鐵廠」的詩人的，除開朋記的中心詩人們之外，還有從前代就出現，而參加入這個結社之中的，沙莫勃特尼克，沙朵毀厄夫，破莫爾斯基，亞爾斯基等，又有更早的守克里厄夫，厄厄賈厄夫（初期的勞動者詩人），年少詩人朵羅哥伊淺科，羅朵夫·耶羅奧伊，馬拉守金，斯德勃諾伊，西瓦契夫，德火密羅夫。幾甯科斯幾諾夫，麥麻特尼科夫等，又小說家卡沙特金，里耶守科，厄厄羅夫，諾伊科夫，勃里奧伊等亦屬之。但是這些年少詩人的大多數，在「鐵廠」不得顯示他們的活動，據着後來的「十月」，才開拓自己的路起來。

七，額拉西莫夫和基里羅夫的傳記及詩作

關於「鐵廠」的主要的詩人們，現在稍具體地來詳述一下。

密海爾·額拉西莫夫，在一八八九年，生於勃勃爾斯蘭市附近的沙馬羅·茲拉托斯托鐵

道的鐵道看守小屋之中。父親是鐵道工人，能夠寫讀，母親是個無學的鄉下女子，在鐵道管着搖旗之職，一箇月領三盧布的薪俸。額拉西莫夫的少年時代，在這廣漠的曠野和鐵道之中過去了。至九歲的時候，便在鐵道路綫上工作，搬運土堤的土，或剷除雜草。初在維涅里斯卡耶的二級制學校受初等教育，後來就學於沙馬拉鐵道技術學校，在這兒，於一九〇五年入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共和黨，參加了勞動運動。因此，翌年被捕入沙馬拉的監獄，及一年的刑期終了後，在一九〇七年出獄；據說在這個監獄內，他以獨學學得許多事了。在出獄這一年，和哥哥並着的他自己的家被搜，一些武器，爆彈和同住者都被檢舉。但他却巧妙地逃脫，走芬蘭，到外國去了。以後他在法蘭西或比利時的鐵道，或火車汽船大砲等的製作所服務，東跑西跑，或當坑夫勞動，在這個中間，他習得了法國語，再到巴黎來，或作酒館的洗窗板的，或在汽車工廠當一個鍵匠，或當一個電氣技師。其他，或當一個火夫，或當一個點油的在汽船中工作，到地中海，北海，巴爾梯克海去。他的足跡，無論海陸，幾及歐洲的全部。在歐戰時，他以一個志願兵加入法國軍隊裏打過仗，但在一九一五年之秋，因不願從軍紀的理由，被送回俄羅斯來，一六年被捕入沙馬拉的監視所，至一七年的革命，便完全成爲自由之身了。到一九二〇年，爲『鐵廠』的創設者的一人活動着。他的詩人底經歷從一三年起



始。詩集有『春的呼聲』(一七年)，『蒙那里雜』(一八年)，『春的工廠』(一九年)，『鐵的花』(一九年)，『四個敘事詩』(二一年)，『電化』(二二年)，『電氣詩』(二三年)，『鐵的開花』(二三年)等，其他還有短篇集『火之下的花』(一九年)。

以上的略傳，大體是取材於他的自傳，由此我們可以覺得他是個生於曠野，養於鐵道，活於工廠，而過着流浪生活的詩人。所以在初期的他的詩作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關於曠野的詩。他在這兒以一個隱藏着一個『黑暗的力反抗的力』的巨人，愛着曠野。後來入工廠，他便在鋼鐵與機械之中活着了。機械最初在他的心中喚起咒咀和憎惡，但不久他便從機械之中，從工廠之中，吸收到普羅列塔里亞的意志的力，對於普羅列塔里亞的意志的具現鋼鐵及對於機械的愛，洶湧起來了。一方他的生活的困窮使他深思其原因，助成了他對於革命的突進。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他的詩，在普羅列塔里亞詩的意味上，示着可驚嘆的進展了。於普羅詩人之中，對於形式特具敏感的他，充分地創造了優秀的藝術底表現。批評家在他的詩作中，認着『表現集團底感情的才能』及『綜合工廠的光景的能力』。然而這『恐怕是對於額拉西莫夫的詩的一部分的評價，因為他現在很明瞭地尚在成長，要把他就這樣地評斷了是困難的罷。』這是勃留索夫的評語。真的，雖『鐵廠』一派的詩人，現在都墜於不振的狀態中而在沒

落下去，獨額拉西莫夫還在示着不絕的展開，在蘇俄詩壇的今日，還占着位置。他決不把詩的技巧疎忽的；恐怕就是他對於這點的不絕的努力，賦與他的詩以高的詩底價值的罷。

烏拉幾密爾·基里羅夫，依他的自傳，是生於一八九〇年的。父親是斯莫甯斯克的書店的店員。少年時代在農村過活至八歲，在初等學校只學了兩年，從九歲至十一歲止，去當靴製造所的學徒，其後去做黑海艦隊的見習水兵。十六歲的時候被捕，被流配到奧羅哥特斯卡耶縣去。就在這個流刑的時代，他學得了詩作。他開始作詩是在一三年，處女詩集『未來的曙光』在一九一八年出版，其後的詩作多在『普拉烏達』紙上發表。又他也曾在外國住過。

基里羅夫的詩，因為其戰鬥底性質，在蘇俄中是最廣大地受着羣衆歡迎的詩中之一。在一九一九年，他的詩的一句『我們以明日的名義，把拉法厄爾燒毀罷』，將要成爲標語了。

然而這個戰鬥底，煽動底，絕叫底而且抽象底的有從生活遊離的傾向的他的詩的要素，是他的詩的一面，在他方他的詩，是有蘊藏着『心臟的鼓動』和『荊球花的甜的心』的『像花瓣似的溫柔的辭句』的。（里奧夫·羅額契厄夫斯基的見解）那有時候且要過於感傷底了。可是這明白地誘惑了他和單純的方向，和有色和香和苦惱和歡喜的地上接近了。假使說前者的要素有着許多巴里蒙特的影響，後者的要素很明白地是有着普希金的影響的罷。

然而這兩個要素，基里羅夫不能夠使牠們達到於渾然的融合之境。在這兒便有基里羅夫的藝術的弱點。加之，他對於形式太過無關心，對於辭句的修練太過疎忽了，因此，以一個革命底浪漫主義的時代的有光輝的煽動詩人出現的他，有好像已經終結了之感。他的一要素的普希金底要素，在他之中好像不見充分地生長就完了似的。詩選中所選出的『我們』和『都會的人』，爲他表現這兩個要素之例最代表底的詩篇。

八，奧勃拉圖威支，斐立勃淺科，亞歷山托羅夫斯基，卡真等的傳記和詩作

舍爾格·奧勃拉圖威支，在『鐵廠』一派之中，是最富於抒情味的詩人之一。他在一八九〇年於莫斯科的市梢，以一個勞動者的兒子出生了。詩作從一九〇六年開始。他有一部『街』的詩集，而實際上他就是『街的孩子』。他都會底要素很多。而這個都會底要素，使他幾分成爲懷疑家了。他在這個如火的革命的信仰時代，恥而且忍露骨地表現出自己的懷疑主義，但那自然地在他的詩篇中，成爲甚深的反省力而反映着。在革命勃起，市街充滿着革命的火炎的時候，他作出許多對於市街的優秀的讚歌了。『炎的港灣』是一篇最好的例。

伊凡·斐立托淺科，在『鐵廠』一派之中，是最煽動底詩人之一。於一八八七年在沙拉托

( 1034 )

夫縣以一個農夫之子生下來了的他，以獨學習得許多學識，後來在買尼耶夫斯基大學聽過講義。從一九〇五年開始詩作。他曾入過羅斯托夫及瓦里茲威列的監獄。自一九〇七年到一二年之間，他在製本所工作。他讀着許多詩人的詩。而這許多的詩人——費特曼，厄爾哈寧，巴里蒙特，勃羅克乃至尼采等——的影響，很明瞭地在他的詩篇中反映着。由這一點，他的詩實是多面多角，的確沒有統一似的，他，說起來是多受教養而寫詩的詩人，而非從自己之中歌唱出來的詩人。他是理智底的。他的詩很少有純粹的抒情味。在這一點，他和奧勃拉圖威支剛在相反的位置。在好的詩說起來，他是個頗優秀的敘事詩人，但一看到他壞的部分，他只單是個宣傳詩人。他把自己的詩集之一，命名為『光榮的世紀』。題辭寫着『我親愛的偉大的階級，熱血沸騰的世界的普羅列塔里亞特喲，我以愛獻給你們此書——』，第一頁以選入這詩選中的『把自己獻給集團』一篇開始。由此，大概便可以曉得他是怎樣的一個詩人了罷。

亞歷山托羅夫斯基（一八九七年，斯莫寧斯卡耶縣生）也是很知名的詩人。他以『反亂』、『北方』（一九一〇年），『朝』（一九一二年），『太陽之道』、『炎的撒布』（詩集二二二年）諸作著名。他還有着許多舊的的要素。厄爾哈寧的自由詩和涅克拉索夫的調子，很明瞭地在他的詩中顯示着。有

時候連純主觀底主題都可以見到；又他的愛的詩，有些竟墮到極平凡的戀愛詩中去了。然而至於他的好作品，無疑地可說他是個好詩人，尤其是他的普羅列塔里亞底題材，很奏着效果。

瓦西里，卡真（一八九八年，生於莫斯科的水道工人之家）是個韻律上有很好的感覺的青年詩人。他尤其會巧妙地把勞動者的生活和自然結合起來描寫，又以獨特的風格描出都市來。詩集有『勞動者的五月』等。

此外在普羅詩人之中，特以『優雅的詩人』知名的是破列達厄夫，『夜鶯之歌』一篇，不但是他的傑作，而且被稱為普羅列塔里亞詩的主要的作品。又關於同樣地作着美的詩式的詩沙尼科夫（一八九八年生），馬卡羅夫（一八九六年生，有詩集『春的合金』等，非稍為說一下不可，但因他們不是『鐵廠』的中心底詩人，所以在此割愛了。

#### 九，『十月』結社的事情，『十月』的宣言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青年普羅詩人們結起『十月』的社，對『鐵廠』布告了宣戰。揭在下面的，就是發表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普拉烏達』紙上的他們宣言書：——

『在一九二二年之初所結成的普羅列塔里亞詩人作家之羣「鐵廠」，在最近，據我們的確信，則已經和在意德渥洛奇 (Ideologie) 戰綫上的普羅列塔里亞特進展着的鬥爭諸問題，有着不一致的趣味，而變爲少數者的退嬰底之一羣了。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因認「鐵廠」於阻止着普羅列塔里亞文學新鮮的力的進展的組織，下記之人的一部分，宣言脫離「鐵廠」和署名於這個宣言的其他普羅作家們，共同結成一個普羅作家之羣「十月」，而且宣言這個結社，是以在普羅文學上共產主義底方向的確立，和確保普羅作家的全俄及莫斯科協會的組織，爲最先的目的的——舍爾格，馬拉守金，舍密勇，羅朵夫，A·朵羅哥伊淺科，肯那梯·科列涅夫，A·麥茲密勇斯基，A·達拉索夫，A·賈羅夫，里麥田斯基，亞爾梯姆·羅削爾威，A·索科羅夫，伊斯包，M·古茲涅造夫，G·列列威支，G·守敏，伊凡·朵羅甯。』

像這樣地，「十月」對於墮入厭世主義及形式主義的「鐵廠」宣戰，在蘇俄文壇的第一線英氣勃勃地出現了。由是，這個「羣」創刊機關誌『在哨所』，在創刊號發表了由同志羅朵夫所起草的十三條綱領。要知道蘇俄的普羅文學的發達，這個綱領極重要，但在這兒沒有詳述牠的餘裕，只簡單地把大要說一說。

「十月」主張蘇維埃社會的普羅列塔里亞獨裁。然而在文化藝術的領域內，承認普羅列塔里亞還沒有着「自己的東西」，意德渥洛奇及形式還都是「借來的」的事實。而普羅列塔里亞主張非以一定的秩序創造自己的文化藝術不可；宣言以辯證法底唯物論底世界觀立這個秩序，把文化藝術的目的，置在普羅列塔里亞的心理和意識的統一組織上。牠的意德渥洛奇底方向，自然決定牠的文化藝術的內容和形式。在內容方面，因蘇維埃的過渡時代階級鬥爭的種種雜多的相，自然地牠的主題須取自種種雜多的現實——即廣汎的現實；在形式方面，則排斥構成主義，未來派，象徵主義等的要求，不限於一個狹小的形式，廣汎綜合利用所有的形式，而圖創造新的普羅列塔里亞的形式。又要求以和革命浪漫主義的時代的抒情詩中心對立的現實底敘事詩底態度，來做這些的一個具體底方向指示。

宣言的大要大概如上所述，要之，具體底實現底方法，在詩的意德渥洛奇方面則確立共產主義，在形式的方面則歸着於敘事詩底態度。

在「十月」的一派中，開始發表他們的新敘事詩的詩人之中，最出名的是麥茲密勇斯基，朵羅伊哥淺科·友寧，馬拉守金，列列威支，羅朵夫等，但除開前的兩人之外，其餘的主要是盡力於論戰方面的。

## 一〇，「勞動者的春」的一羣

和「十月」結社的成立差不多同時，而且和「十月」的傾向主張相同，以新報「勞動者的莫斯科」為中心的勞動詩人及作家們，或發行週刊，「勞動藝術」，或印行同派中的詩人朵羅寧的詩集「花崗岩的草原」，不久便出版了詩文集「勞動者之春」兩冊。普通被稱為「勞動者之春」的，就是指這一羣的作家。這一羣是由完全的勞動者和赤衛軍兵士們的六十人所組成，他們的作品，因為強烈地反映着革命意識，而且以簡素易懂的形式把勞動者的生活明確地描寫出來。所以很能夠牽引許多的勞動大眾。

他們的詩非常粗雜，韻律常常脫軌。然而這並不足奇；因為他們無論在何處何時都不能夠受到詩底教養。他們都是一些工廠和農村之子，十二三歲便要在機械的旁邊，在工廠裏勞動，為着一片麵包而繼續長期間辛苦的工作來的人。到革命成就，剛有學習的可能性的時候，又要因同胞戰爭而執銃鎗，非站在前方去擁護勞動者階級的勝利不可。而有的便失手毀足地從戰爭歸來了。這些詩人的多數，大概是還依然在機械旁邊勞動的，但有的是為着學習，為着黨的工作，或為着在赤衛軍隊裏服務，而把機械丟開了的人們。



「勞動者之春」的中心底詩人是伊凡·朵羅甯和尼科萊·古茲涅左夫兩個人。關於這兩個人的事，讓在後邊「××主義青年同盟」的詩人們那裏說，這兒，把屬於這一輩的以下數個詩人簡單地記述出來。

在這詩選中的爽朗素樸的佳作「我的丈夫」的作者姑舍妮耶·勃威科娃，是一個從少女時代便在殘忍的榨取者之下工作，深嘗到了人生的苦味的女勞動者；她雖出生於農村，但却和都市融合，以都市為她的詩的主人公。「我在這兒的野原生下，但我的生命和都市融洽；我完全是個女普羅列塔里亞」，這是她的自白。

孔托拉省……是個剛曉得寫讀的，汽車修繕工廠的勞動者。他的詩多是模倣，主要是模倣科里左夫。其他如大劇場的舞台勞動者亞歷山大·安特列夫，因同胞戰爭失掉兩足的廢兵，善作快活而且幽默的詩的克拉西科夫，又朵爾奴威科夫等，也屬於這一輩，但他們都是純粹的勞動者，缺乏詩的教養，所以詩作雖多有很好的普羅列塔里亞性，但表現法很拙劣，可以當做詩讀的不多。要之，這個「勞動者之春」可以當為從純粹的勞動者層，有着詩人底才能的人們，勃然地顯現出來的一個有重大興味的事實看。又這些詩人的一部分，有參加在「十月」之中，在繼續他們的藝術底活動的。

「一，『青年××同盟』和『少年親衛隊』——的傾向

因全俄共產主義青年同盟被組織起來，一般少年蘇俄的普羅列塔里亞青年們，有了勉學的機會，許多貧窮的普羅青少年便從工廠，或從農村，或從邊境，齊集到這個同盟的旗下來了。在一九二二年二三年之頃，當『十月』的結社成立時，從這個同盟之中出了許多少年詩人作家，多數加入了『十月』結社；但一方面比『十月』的成立稍先，於一九二二年的六七月時候，這個××主義青年同盟的文學部，已自發行了機關誌『少年親衛隊』。那時差不多所有的××主義青年同盟的詩人作家們，都據着這個雜誌裏發表他們的作品。在『十月』的詩人中，先前介紹過的麥茲密勇斯基，『勞動者之春』的朵羅甯，古茲涅左夫等，也都是這個××主義青年同盟的出身，『少年親衛隊』實是他們的母胎。

這個××主義青年同盟的詩人們，在當時大概都是從十歲到二十歲的少年們，就是現在，已到三十歲的人也很少很少。他們完全是由革命所產生，由革命所養大的少年蘇俄的新時代人，而且是受着新××主義的文化教育的新智識階級人。這個必然的結果，他們的詩的性質，自然是年少氣銳和爽快健康，和前代的只充滿着憂鬱和反抗的普羅列塔里亞詩截然有

別。在這兒，反映着少年蘇俄的充滿着有光輝的勝利的生括。

由「十月」所提唱的歌事詩底傾向，也是這一般詩人的詩和過去的普羅詩人的詩區別着的一要素。他們已經不主觀底，不抽象底地歌唱革命了。他們極素朴地描寫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現實……那是工廠裏的勞動，××主義青年同盟的生活，或是在普羅化了的新詩中的他們的生括。在他們的關於這些的描寫中，有意義的感動底情景，好幾個都描寫得出來。他們還都是太年輕，沒有充分的藝術的修練，所以作品大都是未完成的，可是在那兒有着「青春」。而這個「青春」便足夠有希望了。以下關於他們的主要的，代表底的詩人及其作品，約略說一說來。

一二，麥茲密勇斯基及賈羅夫

(1041)

在××主義青年同盟的詩人之中，占着中心底位置的，是麥茲密勇斯基。他的傳記，畫在筆者的手中的材料，不幸很簡略而不得知其詳，但他是個還不上三十歲的詩人，生長於革命年間的，所謂「十月之子」這事，是的確無疑的。他有一部題為「生活好香啲」的小詩集，據說在××主義青年團的許多詩集中，沒有一部詩集比這個更響亮的。在這個詩集中，麥茲密

莫斯科以爽快的勝利者的感情，以廣大的包容底愛，對一切的生活，自然，人類。在這兒，已經沒有像過去的普羅詩所見的悲劇底分子，疲勞，黑暗的追憶。一切都充滿着爽快的笑聲。在這兒沒有憎惡憤怒，所有都以豐富的愛掩護着。所以他的詩，沒有像以前的普羅詩似的狹量，眼界廣大，題材也豐富。

不待說他是「市街」的人，「工廠」之子。但是像以前的普羅詩人所持似的對於農村田野的輕蔑排斥的態度，他是沒有的。他好像慈母在撫慰赤兒似地對着農村。……「在我的面前站着農村，那完全像個病人……你今天好呀，老孀孀……」……他以這樣的調子叫喚農村。像這樣充滿着幽默的愛，在過去的普羅詩人的詩中，決不能夠看到的。他以和此同樣的態度對着舊時代。他有名的詩「黨員證」很能夠證明這個。

在「黨員證」之中所顯現的母親，決不是「革命家」的母親，而只是以爲頑強的兒子不飲盡牛乳，比千百的政變還可怕」的普通見慣的母親，不絕地悲嘆着傾倒於××主義的「兒子的運命」的母親。然而××主義者的他，是以這樣的愛對着這個母親的。在這兒，沒有描寫着那從來常常表現於文學上的「父與子」的時代的不絕的鬥爭的悲劇。連這個悲劇，也使其淨化爲豐富的幽默的這個明快，這個青春，很明瞭地是「新的東西」。這就是受惠於革命勝利者的

少年時代的感情罷，「我們年長者，不但由麥茲密勇斯基得以充分地理解那從我們出發，而繼着在進展的新時代，並且能夠不遺憾地感得着牠（新時代）。這是托羅茲基所說的話，真的這個明朗的愛和自由的情緒，是蘇俄的少年時代的特權，而這個新時代，好像是產生了麥茲密勇斯基來作牠的好代表者似的。

同樣地具有這個明朗和青春的詩人，還有一個亞歷山大·賈羅夫。（一九〇四年生）他的詩無論是內容，無論是形式，都和麥茲密勇斯基非常近似。

他有着如太陽的光輝和溫和。他觀察一切的現象而容受了。地雖是工廠之子，鬥士，X主義者，但這些事不會妨礙着他的享樂自然，愛美麗的愛人。以前被視為相反的兩個要素——勞動與人生歡喜，他在「X X黨少女」的一篇詩中，使牠們融合為一，又在題為「朝」的詩中，把自然和勞動結合起來了。

像這樣地，他容受一切的現實，而不斷剛強明朗地呼着新的生活。在詩形和技巧之點，則他被稱為最優秀的普羅詩創造者了。他的詩，充滿着像「透明的花邊」似的新鮮芳菲的言語。在這一點，當一個詩人的他，是要更被評價得高的罷。他的詩集有「更新了的莫斯科」（一九二五年），「心話」（二二五年），「流冰」（二二五年），更新了的大地

(二五年)等。

(1044)

一三，朵羅甫及古茲尼左夫

以一個「勞動者之春」的中心詩人知名的伊凡，朵羅甫（一九〇〇年生），依他的自傳，是托里斯卡耶縣的農民之子，從十歲至十五歲之間，當園藝的助手，十六歲的時候從那兒跳出，到航器工廠去工作，直至二十歲為止。以後入赤衛軍，在戰線過了一年，而後在莫斯科生活一年，又投入赤衛軍隊裏去了。「花崗岩的草原」是他有名的詩集。

他被稱為把勞動者與農民，工廠與農村結合了的「結合」的詩人。在他看起來，「捲髮似的喬麥」的野原，充滿着鋼鐵機械的音響的工場。都能夠給與美的詩感。他自己表白着說：「我是個勞動者，野原的歌手，是野原的機械的歌手」。他的詩的題材是農村和工廠，那決不能夠說是新的；但是他的態度，的確可以說是獨有的，新的。他所描寫的農村的光景之中，常常潛着都會的力。而假使是前代的農民詩人（如葉遂甫，克留厄夫），便會以咒咀描寫，假使是普羅詩人基里羅夫，額拉西莫夫等，便會表現着激烈的鬥爭的農村之姿，他却以美的調和的調子把牠描出來，這在他的詩「勞動的歡喜」一篇，很可以明瞭地看出。他愛着農村。

但不是愛惜着那「毀滅下去的農村」，而是愛着新的，「在變更着的農村」。他只如實地以簡素新鮮的詩形，來描寫這個勞農自然地在結合着的農村。

尼科萊·古茲涅左夫，是生於一九〇四年，而在一九二四年，僅僅以二十歲而自殺了的。一個天才底少年詩人。他的死，的確可以說是蘇俄的普羅詩壇的一大損失。他是一個在工廠生，在工廠養大的，完全的工廠人。

他的詩，是描寫着赤衛兵，司機者，及其他蘇俄的普羅列塔里亞的現實生活的敘事詩。他率直地，不掩飾地把自己所見到感到的寫出來。沒有受到充分的教養的他所寫的這些敘事詩，還離着充分的藝術底完成很遠是自明的事，但他那以單純和真摯一貫着的詩，的確可以說是得到某高度的詩底完成了。

然而他到底爲着什麼，僅僅二十歲就自殺了呢？關於此事，伊里耶，甯這樣說：「古茲涅左夫跑到都會住去了。要得到文學工作方面的完成，要把自己完全獻給詩歌的渴望，把他從機械拖開而去了。他離開「她溫柔地凝視着我空色的眼睛」的女工們去了，離開那養他的詩情的環境去了。這樣，他把從前對於一切勞動階級的孩子們，爲着鬥爭，苦惱，要征服不幸和貧困而給與了的援助的力，失掉了。」

如果他是因爲失掉了他所賴以生的階級底支持，即工廠，才演成這個悲劇的話，那麼，我們便可以感受而且理解蘇俄的××主義少年和工廠的有機底關係之深了。

一四，斯厄特羅夫，耶斯奴威與哥羅朵奴威

其次，關於烏克蘭那出身的三個××主義青年同盟的詩人——斯厄特羅夫，耶斯奴威及哥羅朵奴威——說一說。

這三個詩人是同鄉的朋友，於一九二三年夏，相攜到莫斯科來，參加入「少年親衛隊」，至翌年，又一道同移入以「赤色新地」的編輯者瓦龍斯基爲中心的雜誌「山頂」，因此，一般都說他們離開了××青年同盟的中心，意德渥洛奇(Ideologie)落伍而放浪化了。

他們三人的實生活雖有這樣地密切的關係，但他們的個性却各各不同，這不同的個性，在他們的詩表現出來。斯厄特羅夫愛革命，歌咏革命。但他，不能夠以唯物史觀把猶太民族的自己的舊夢完全拂開，他對於自己幼年時代少年時代的追憶，也以愛慕歌咏着。在那兒有烏克蘭那的自然！有猶太人的傳說。「秋把樹葉……」這篇詩，是說明他這種心情最好的例。但同時他覺得應該從這些離開，所以他喊着「到××主義青年同盟的旗幟下去罷。」然而這個



情景，即使不是悲劇底，也帶着幾分哀愁脫的。在此，便暗示着他不是「市街之子」，而是烏克蘭那的猶太人之子，有從「少年親衛隊」脫退的運命似的。又他的詩，在表現形式上，有許多象徵主義的影。

耶斯奴威沒有具着斯厄特羅夫似的哀愁，但是具着復讎；他是貫徹着被壓迫的猶太民族的傳統底復讎心的。選入詩選中的他的詩「兒子」，我們可以看到他還在反覆着同胞戰的惡聲。他不能夠忘記復讎，而誓復讎，喊復仇。

然而這個復仇的絕叫，在他並不是宣傳底，綱領底東西。他只是從他的現實，從日常生活，感受到這個感情和印象的。在這兒就有他的復仇的絕叫的真實性，有迫人的力量。但他又決不只是個這樣「陰鬱的，鐵似的」復仇的戰士似的；在他的另一面，也有着不少的愛和溫柔，有着人性有着柔順。最近他的詩現出疲勞之色，盪漾着衰頹的氣概。但這也是從他的實生活生出來的，所以有着「美」，有着「詩」的味。從這一點看起來，說他是個普羅列塔里亞，不如先說他是個人。

密海爾·哥羅朵奴威的詩非常少年氣，那還未判然地成模型。他空想底地說着許多××青年男子的戀愛，（請看「來能」的詩），他的詩更有着優柔的膜膈的音響。但選入詩選中的

( 1048 )

另一篇詩「我所以來這個世界的……」，調子却很有英氣。他的詩在蘇俄的詩壇要怎樣生長下去，那好像是屬於「明白的詩」的問題似的。

一五，馬拉火夫，由甯，守厄朵夫等「山頂」的詩人之羣

舍爾格·馬拉火夫（一九〇二年生）在以敘事詩爲主的××青年同盟的詩人之中。尤其是個敘事詩人。他的詩是描寫着××少年團，赤衛兵，勞動通信員等的生活的細畫。他具有寫實主義者的非凡的才能，而這個才能，他多在短篇小說中表現着似的。

此外「少年親衛隊」的詩人，還有生於高加索的，抱着被壓迫民族的悲哀和自由的翹望到城市來，給城市的孩子歌咏了許多愛的密海爾·由甯（有詩集「洪水」）從農村出來，入於都會的工廠，巧妙地描寫了現實的工廠生活的耶科夫·守厄朵夫（一九〇六年生，有「六點鐘」的詩集），及伊斯巴夫，巴斯伊諾夫，拉盧爾羅，科烏威涅夫等的詩人，但這些都還年紀極輕，他們的活動，多是屬於「明白」的。

又屬於如前述的以瓦龍斯基爲中心的在一九二四年創成的一羣「山頂」的詩人，有包厄爾，朵爾幾甯，那舍特金，勃里勃爾朵奴威，羅幾翁，亞克里信，安冬……等。這一羣繼續

在三月發行一回的「山頂」發表作品。然而關於特別着力於「反映現代文學所未觸及的近的過去及現在的新工廠生活」的創作，嚴格地要求着「語言的藝術」的這一羣詩人的事，還是該讓他們多出了一些詩作了的未來才來論述的妥當罷。

總之，由這個共產主義青年同盟所創作的詩，的確可以說是「世界文學史上特異的現象」，「若文學不是觀念的蒐集，也不是什麼綱領問題，而是表現人的心中自由生出來的思想的自由的藝術創造的意味，那麼，這些便真是普羅列塔里亞文學了。」（根源）；蘇俄的詩壇，的確可以說到了這個××主義青年同盟的詩，才得到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的普羅列塔里亞的詩罷。

一九三〇，一，二六夜譯了。

## 樹 下

葉蒼岑

看這濃綠的，繁密的小樹，

這是我親手栽的；

那時，它還是一棵幼芽，

我是個天真的孩子。

那情形我還依稀地記得，

(1049)

正是在晴朗的春天，  
我從鄰家姐姐底手裏，

捧到這小小的花園。

鬆軟的黃土把它栽培，

稀疎的蓆子把它遮蓋，

一天我看它三回，

早晚用清水兒灌溉。

它得着新鮮的滋養，

抽出柔嫩的枝條；

我感着無名的歡喜，

對着小朋友們微笑。——

孩子底幸福容易消逝，

人生是一段勞苦的匆忙，

我要去追逐人生底滋味，

我不能長住在家鄉。

在一個淒清的晚上，

我立在小樹底面前，

慇懃地向它告別，

獻上我臨別的贈言：

我願我們離別以後，

努力地各自去生長，

在春天感味着陰雨，

在冬季忍受着風霜。

(1051)

更願你的花兒鮮麗，

更願你的果兒馨香，

而我呀，也有着收成，

和你的收成一樣。……

颯颯地吹過一陣微風，

它向我頻頻地點首，

這樣，我們便相別，

相見呵，在十年以後！——

時光似無聲的流水，

人們該怎樣地辛勤！

樹 下

---

我除此却無所做作：

糟蹋了可愛的青春！

時光似無聲的流水，

小樹結果兒纍纍，

碧油油的枝葉交加，

影兒姍姍的滿地。

我此次才于於樹下，

臨風曾幾度地摩挲，

憶起那舊日的殷情，

熱淚滴滴地滾落。

三七

(1062)

## 盛年

契芝

敏子嘔了一口氣，接着緩緩的說。

『有時感情的問題，很使我陷入了苦境，唉，我竟不知道人爲什麼這般不易超凡入聖的，……』

『像我這樣一個人，已受到感情的劫難的人，自問該可以不常動感情的了，唉，有時候，很使我陷入了苦境。』

坐在福端椅上的映沒有回答，只是笑，竟不易猜測他還是同意敏子的話，還是有一點譏嘲的意思，——願意他陷入這苦境的意思。

敏子與映是朋友，而且在外界的人看去是一對要好的朋友，人家還說他們是曾經相愛過的，這是真的麼？但他們自己却不知道，或許是愛過的罷，但過去的夢痕，向那裏去找呢？況且他們自己也莫明其妙。

窗外正沉沉地下着雨，雨聲穿過空院子，填滿了室內的空虛；爐火的光紅紅地，火光的

暖意驚得人懶懶的。

「等雨小了些，我走。」映說，其實是還很想坐談一下的。

「雅近來有消息麼？」靜默了一下，他這樣問。

「雅，他近來倒是很安靜的，唉！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已經答允他了……」

「怎樣答允？」映出驚地問，變了色，接着又不自然地取笑道：「那我們要吃喜酒咧！」

「我說，我是不想結婚的，他說那如果想到結婚，就一定與他，好，我就這樣答允了。」

「這是什麼話？我看你這個人，你這個人，要糊塗『掉』了！」映正色地說：「我真不懂這是什麼約！」

「那麼照你說怎樣呢？訂婚罷，就乾脆訂婚；不然，就不要那樣糊塗。」

「這意見不錯，好，那就訂婚罷，好麼？」

但是映沒有出聲。

( 1058 )

「敏子，怎麼辦。我昨夜一整夜沒有睡，仔細想過以後，終於決定今天就對你告白了，我本來是願意守着我的苦心，不就對你說，但怕你自己要糟蹋了，同時則又怕對你說了，怕擾亂你現在的求學的專心。但是我終於現在對你說了！」這是一個午飯以後，敏子正在雅的

房間裏玩，在一個衣櫥的面前，雅忽然擁住了她，這樣說，一邊就把嘴送了過去，吻着。

敏子爲避他的吻，把頭低了下來，扶住了牀角的欄杆，匆忙地說：「真的麼？還是什麼意思呢？」——「我是一個被人吻過的女子，照中國的風俗，你覺得值得愛麼？」

「這是應當的，他對你是多年的朋友。」——「這是應當給他的。」

他們坐下來了，雅坐在牀沿上，把敏子擁在他的膝上。

「在四個月之前我已經開始想你了，但我總阻止自己不要想，可是每想一次決定可以愛你的理由更深一重，你知道我不是文人，我歡喜走實道，不愛玄想，終於我自己覺得照光景是我可以達到的。」

敏子呢，她溫和地說：「你覺得照光景可以達到的麼？哦！這多麼奇怪，這不是奇怪麼？我呢？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所以我真簡直不明你剛才對我說的。因我沒有預備過的。」

「我還以爲你裝傻，「從來沒有想過」，可見你心腦中從來沒有我！」

「那也不見得罷！」

「那你爲什麼從不想我呢？」

「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敏子笑起來了。



( 1055 )

「敏子妹，我真想得我是幸福的，要是常能像此刻一樣，坐在我的膝頭，你看，這樣吻着她。要是將來結婚，我更將怎樣幸福呢？」——「唉呀！我真是幸福的！」

「你能這樣容易滿足麼？」敏子笑了說。

「當然！」

靜默了一歇，敏子說，「這恐怕是理想罷！」——「大部份的男子是——唉！我還是不要說罷！我很悲哀，我從此失掉了一個好朋友了！」她嘆了一口氣。

「這是什麼意思？」

「不是麼？你在想做我的丈夫，我不是要失掉一個好朋友了麼？」

「又做丈夫，又做好朋友，好不好？不最好麼？」

敏子沒有說話。

「你對我說一句：『我不配愛你』。那我也死了心，因為從你親口說的話，我必定絕端相信；不然，我就希望你回中國去結婚，那我也死了心。至於我呢，我也不想活久了！」雅吻着她的額，滴了眼淚。

此刻從敏子心頭展起的回憶，好像把她又送還了「那個時候」似的，可是立刻，她又消沉

下去了，她想：『人的生命差不多全是在感情的逆流中消去的，其餘還有些什麼呢？——空虛！』

巴黎的天氣，自入秋冬以來，很少能見着有一絲晴明的光，不是陰霾，便是濃霧或迷雨，牠們就造成了一個黯黯的世界！

離家，國，朋友，而不遠萬里來求學的人，除了上學校外，就是在自己的一間小屋子裏讀書，——當然也有許多是不同的，有的往跳舞場去過夜，有的在咖啡館裏度日。——要是愛讀書的人，那簡直就無相當的娛樂了！

『寂寞！寂寞！』敏子當一個人恍恍惚惚走在路上時，這樣想：『寂寞，還不如說是空虛！空虛！空虛！』她抬頭望一望那陰暗的天色，她覺得天也快掉下來了。

『人生，是什麼呢？就是空虛！空虛！就是說人對我沒信用，我對人也沒有信用！信用，這個字不對，該用「趣味」，趣味，也不對，該用「信仰」！信仰，這字是可笑的，只有在宗教裏才有這個字！我不是教徒！』她且走且想。自己發出了癡笑。

『一個有伴侶的人該不會感到這種空虛罷？——或許他們比孤獨的人更感到空虛也說不定，人的靈魂差不多孤獨的，而且牠才有一個孤獨的祕密。』末後她這般想，引起了一個問

題，她覺得該問一下有伴侶的人，究竟是怎樣的！

「雨好像已止了罷？」映特然地說，這話打斷了敏子的思慮。她急不待思索的說，「是的罷？是的罷！」

呆坐着，映好像豎起雙耳，凝神地。

映走了。

她坐着不動，直聽着那脚步的聲音從走廊裏遠去遠去，直到穿過院子，直到從她的耳際，完全消失了？

「敏子妹，你望着看，你妬忌麼？」雅擁着敏子，站在一個大玻璃鏡的前面。他問。

「有一點！」——「你呢？」敏子反問。

「我，很有一點。非常地！」

「這真是傻呀！」——「*Que tu es bête!*」

「*Ovi je suis bête, très, très bête n'est-ce pas quand on aime, on est toujours bête.*」

敏子忍不住出聲的笑了起來。

她從來不曾感覺到對任何人起一種妬忌的情感，或許有罷，她自己不知道，但她自己

確實從未有這種妬忌的情感的表演，她想：生命如流水，朋友如行雲。合得來的，就會好，不合的，分開就算了。她不想欺騙她自己。

她從來沒有過結婚生活的理想，或許曾有過一點過罷，但至少不是現在。她不願理想她未來的生活，正如她不願想到她死後如何的問題一樣。她所常感到的是逼在目前的事實及直覺：生活，還債，讀書。但爲什麼是這樣呢，她不敢追問，一追問，便覺空虛。

那是一個晚上，她與映及明在黎的寓裏，不知從那一句話，四個人談到了男女問題，婚姻問題，兩個人占一角：

「我以為是純粹的愛，只有兩個人——就是一男一女，因爲我以為愛決不能同時分給幾個人的，人的心統是專一，就不專一，總有輕重，一有輕重，便就是可說專一的了。」

「這是什麼話？你這仍不過是一夫一婦主義罷咧！一些不新鮮，真是現社會所在努力維持着的。」敏子及黎兩個人爭着贊向映，敏子與黎的主張是一角，——雖然他們兩個人中向有不同之處。映與明是一角，明說話不多，但他是映的主張之一角。

「不是這麼說，不是這麼說！我說的是——假如不愛了，就走開，就是說，假使我將來

的夫人她同時愛我，同時有情人，那我就與她開一個談話，問她究還是愛我，還是愛那個

人，她如說愛他，那麼我們就走開，她如說愛我，那麼要她該有情人。」——「她如說又愛我又愛他，那麼我請她下一個決定，或者與他，或者與我共同生活。」

「呀！你真可佩服，」敏子說：「你把感情用了一個法郎五十生丁或三個法郎六十生丁來估價了，這的確容易的！假使，你的夫人對你說，她不愛你，她走了，那你如立刻因為她不愛你，你也立刻就不愛，這若能做到，那是非常可佩服的！只怕——」敏子說。

「這固然要有點苦痛，不過慢慢的能過去了的。」

「我與敏小姐的主張是要根本解決掉這種苦痛。」黎說。

踏着新雨後行人寥落的街道，映送敏子還到寓門口，道了別。已經是午夜了。

「映的主張是這樣麼？這真是可怕！一個男子，其主張是這樣的！」她在林前御大衣，這般想，同時又記起自己剛才說的話：「一個女子至少要有一個生活的預備，獨立生活的預備，假使是一個沒有家庭的人，沒有保護及財產的人，像我。因為男先生們是這樣的——」

「男先生們？這是什麼話？」映說：「這裏至少還有黎是與你同主張的。」

聯接着說了笑話：「那麼你——敏小姐就預備與一個渾蛋結婚。」

「是的，黎先生，女子該預備她所結婚的男子會變成渾蛋，男子也該預備他所結婚的女

(1080)

子會變成渾蛋。這是同一的。」

她倒在牀上睡不着，又展起了關於雅的回憶，一會兒，腦子裏又轉旋着剛才我個人說的話，「盛年的事誰說得定呢？只好將來看！」她想：「感情的事真使我陷入了苦境，爲什麼人那樣不易超凡入聖呢？——」她又想到雅，她肩頭好似負着一個重擔，她疑問着：「被愛者是不幸的呢？是幸運的呢？」

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

## 隨 感 錄

### 一一 「從沙漠中搜掘清泉」

日 山

「我們竭力想從沙漠中搜掘清泉，然而這清泉始終不會從我們的夢想中實現，寶藏在那裏？……」這是我們的大文人（？）兼新近的「沙漠中清泉搜掘者」的葉靈鳳先生在現代小說上表示他對於不久他所辦的「無名作家處女作徵文」裏所收的稿子不滿意的話。在我想了一夜之後，覺得他這話大有不妥。所以我不管葉靈鳳走什麼現代的很漂亮的什麼作家，不管這次的

「徵文」裏我也有稿子；而在這裏質問他一下。

首先我要問一聲：「這個徵文的目的是什麼？」

假如不是如樂羣上某人所說的以「重價」來「收買」一批無名作家的話，便定是在那徵文條例裏所說的什麼「藉以鼓勵新興作家」了。這個意思很明顯的是，現在有許多無名的作者，有了作品，但却因為沒機會發表的緣故，很容易消失他努力創作的勇氣。於是葉先生為發展中國文壇計，使無名作者的作品得以有地方發表計，便辦了這種徵文，並加以「大洋」若干，獎其優者，以資鼓勵。這樣看來，無疑的這種徵文的稿子並不是定要什麼偉大的傑作了。再加以這種徵文是要「未曾在任何雜誌上有過稿」的「無名作家」的「處女作」，那麼，這種應徵稿子之平常是當然的事情了。但是葉先生對於這次的當然平常的稿子，却大不滿意，而且發怒的說「對於自己工作的耗廢尤感到更大的失望」。什麼理由呢？原來葉先生這次的徵文的目的並不如上所說的種種，而是要想「從沙漠裏搜掘清泉。」明顯點說便是葉先生要想從這次的徵文裏，發現幾個如沙士比亞般的天才的作家。天呀！葉靈鳳拿了「大洋」「五十塊」的「重價」在我們「未曾在任何雜誌有過稿」的「無名作家」中找一個天才家喲！但是，葉先生你錯了。縱有天才作家都怕已經在你那「五十元大洋」重價之下嚇退了。所以只有些爲了那亮光光的「大洋」的

(1061)

人，在那裏投稿，而結果弄得你老由失望而發怒了。

自然，這都是我們幾個無名小子不中用，做些稿子壞得來連葉先生看一遍便以爲「耗廢自己工作」那麼壞，才有負葉先生的盛意。不過，像葉先生那樣看無名作者的作品便會以爲「耗廢自己工作」的人，怕除了自己的「偉大作品」而外，決不信他人再會有的。而何況是「未曾在任何雜誌有過稿」的「無名作家」吓？

這個年頭兒，有「大洋」頂好多進幾次館子，多看幾次戲。何苦來做這種怪無聊的什麼「從沙漠中搜掘清泉」的勾當，而結果被這些不中用的東西弄得自己「耗廢工作」「失望」呢？

于南京二十七，一，十九。